

大陸作家與作品在台灣

◎ 陳信元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幫」垮台，「文革」結束，大陸當代文學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傷痕文學」崛起於久旱的文壇，作家從違反藝術規律的禁錮中逐漸解放，新人新作大量湧現，創作手法與技巧呈現多樣的發展。

「傷痕文學」、「朦朧詩」打頭陣

《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於一九七九年五月率先推出「中國大陸的抗議文學／社會主義悲劇文學」專輯，首度向國內讀者批露以「文革」為題材的「傷痕文學」，社會主義社會中存在的陰暗面，十年浩劫帶給人民的深重災難和嚴重創傷，力透紙背，血淚交織，留給台灣讀者相當的震撼與神傷。許多報章雜誌相繼刊載性質相同的作品，出版社也陸續出版多部反映「文革經驗」的選集，內容涵蓋了小說、散文、詩歌、戲劇、報告文學等文類。

早在八十年代初，大陸評論家謝冕、孫紹振，不約而同地指出：有「一批新詩人在崛起」，「一種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他們不拘一格，大膽吸收西方現代詩歌的某些表現方式，寫出了一些「古怪」，且被視為「朦朧詩」的作品。台灣不少的詩刊、雜誌，都曾刊登特輯介紹此

一「新詩潮」，掀起了一股不小的「朦朧詩」熱潮。

阿城的文化小說帶動「大陸」小說熱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聯合文學》創刊後，對大陸作家及作品的介紹不遺餘力。一九八六年五月起，陸續刊登大陸旅美作家阿城的〈棋王〉、〈樹王〉、〈孩子王〉、〈會餐〉、〈樹樁〉及評論，帶動大陸小說流行熱潮。一九八七年四月，推出「探索與反思——大陸新生代小說」專輯，介紹鄭萬隆、韓少功、張雪、莫言等十四位大陸青年作家的近作，並請八位名家評論。這是台灣首次大規模選介大陸「尋根派」、「現代派」的作品。該刊還陸續刊出不少精彩的大陸文學小說。

散文、報告文學的「焦點」作家

九十年代以前，在散文和報告文學方面，台灣讀者對「文革」後大陸散文的第一印象，集中在巴金的《隨想錄》系列散文，而同樣描述「文革經驗」的散文，如楊絳的《幹校六記》、陳白塵的《雲夢斷憶》等，也先後被介紹或出版。「新地」和「業強」兩家出版社，曾分別邀請余樹森、趙麗宏編選大陸當代散文選集，為台

灣讀者呈現了「文革」後至八十年代的散文整體風貌。

在報告文學方面，報刊、出版的焦點較側重在劉賓雁和蘇曉康身上。一九八五年春，劉賓雁以《我的日記》、《第二種忠誠》激怒中共當局後，有關劉賓雁的報導隨即出現在台灣的報刊上，《聯合文學》、《文星》、《人間》雜誌等，分別刊登劉賓雁的訪談及其對報告文學的看法，市面上也出版了六本與劉賓雁有關的著作。「時報」在九十年代還出版《劉賓雁自傳》。

一九八八年六月，由蘇曉康擔任總撰稿人之一的六集電視劇《河殤》，在大陸播出並結集出版後，立刻引起廣大觀眾的震撼及反響，後來更在台灣、香港及海外華人地區掀起了研討的熱潮。但在一九八九年「六四」學運前後，中共當局將《河殤》定位為挑起學運動亂的主導因素，並在傳媒上大加撻伐，蘇曉康被迫踏上無怨無悔的流亡生涯。

系列叢書推波助瀾

這個時期最可觀的成績，當屬新地出版社的「當代中國大陸作家叢刊」系列，包括：「經典文學卷」第一、二、三輯，「女作家作品卷」第一、二輯，「少數民族文學卷」、「極短篇小說卷」、「散文詩卷」、「詩卷」、「文學理論、評論卷」等近四十冊。林白出版社推出柏楊主編的「中國大陸作家文學大系」共十冊，包括：馮驥才、王安憶、劉心武、賈平凹、張承志、陳建功、鄭萬隆、韓少功、莫

言、史鐵生等人的作品選集。洪範書店邀請西西、鄭樹森分別編選六冊「八十年代中國大陸小說選」，還出版李杭育、李銳、莫言等人的作品集。莫言自一九八八年底在「洪範」出版《紅高粱家族》後，先後又推出《天堂蒜臺之歌》、《十三步》、《酒國》、《懷抱鮮花的女人》、《夢境與雜種》、《豐乳肥臀》等。海風出版社推出侯吉諒主編的「大陸全國文學獎短篇小說集」，共六冊，並出版阿城、鄭義、古華等人的小說集。風雲時代出版社自成功地推出《河殤》後，即全力投入出版大陸文學作品，陸續又推出老鬼的《血色黃昏》、張煒的《古船》……等。遠景出版公司在推出張賢亮的《早安·朋友》、《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男人的風格》後，又密集出版王蒙、高曉聲、鄭義、葉之蓁、陸文夫、祖慰、陳村、葉蔚林、何立偉、韓少功、徐曉鶴等人的作品。

「先鋒小說」與「新寫實小說」風靡台灣文壇

大陸的先鋒小說，或稱實驗小說、新潮小說、探索小說，它與哲學思潮、現代心理學和現代主義文學思潮（二十世紀以來的弗洛伊德主義、意識流、新感覺派、存在主義、新小說派、魔幻現實主義、荒誕派、黑色幽默等），均有密切聯繫。一九八七年以來，《人民文學》、《收穫》雜誌多次以大篇幅刊登「先鋒小說」，包括：蘇童、余華、格非、葉曙明、馬原等人的重要作品。前三人一度作為「先鋒派」

熱衷於語言的和敘事方式的形式探索，後來大都放棄實驗而轉向講述歷史故事，企圖達到歷史敘述無歷史狀態的風格，也即是「新寫實小說」。

在台灣，蘇童、余華、格非的作品，大都由遠流、麥田兩家出版社出版。近年逐漸紅遍半邊天的蘇童，以遠流版《妻妾成群》（曾改編為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與台灣讀者見面，後來又陸續在「遠流」出版了《傷心的舞蹈》、《紅粉》、《米》、《南方的墮落》；一九九二年七月迄今，成為「麥田」主力作家，已出版：《我的帝王生涯》、《一個朋友在路上》、《離婚指南》、《武則天》、《十一擊》、《刺青時代》、《城北地帶》、《把你的腳纏起來》、《天使的糧食》。

余華、格非的作品大部分在「遠流」出版，余華有《呼喊與細雨》、《夏季颱風》；格非有《敵人》、《相遇》、《邊緣》、《錦瑟》。余華在「麥田」出版的是：曾改編為電影的原著小說《活著》、《許三觀賣血記》。

葉兆言是「新寫實小說」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維持在「遠流」、「麥田」兩家均衡出版：《艷歌》、《夜泊秦淮》、《棗樹的故事》、《懸掛的綠蘋果》、《最後一班難民車》、《愛情規則》交由「遠流」出版；《綠色陷阱》、《傷逝的英雄》、《紅房子酒店》、《今夜星光燦爛》、《花影》交由「麥田」出版。

台灣出版業者反應九十年代大陸的長篇小說熱

自從一九九三年以賈平凹的《廢都》、陳忠實的《白鹿原》領軍，聲勢浩大的「陝軍東征」為長篇熱發起先聲後，九四年隆重推出的「布老虎」系列，更將長篇創作的集團效應、精緻包裝、廣告攻勢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當前的大陸長篇小說，不僅創作總量宏觀，而且包括了多種題材，多種風格。台灣的讀者及出版業者對大陸長篇歷史小說情有獨鍾，九十年代以來，至少已出版六、七十部以上。「漢藝色研」推出的楊書案長篇歷史作品，就高達十餘部，他的近作《孔子》、《老子》、《莊子》，都以對中國文化具有深遠而又有廣泛意義和影響的歷史人物為描述對象，在兩岸文壇俱獲肯定。唐浩明的《曾國藩》、凌力的《少年天子》、《少年康熙》、《傾國傾城》等，具有共同的特點，如歷史意蘊豐實、文化色彩濃厚；人物形象生動、性格豐滿富有內涵；具有並不奇詭但相當精彩的情節內容等。另有一位寫作歷史小說的好手二月河，已在台灣推出「帝王系列」多部。

蘇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和《米》，是另一種形態的歷史小說，它們從經驗主義的拘禁裡跳出，不再憑藉歷史材料，而是依靠想像力和創造才能，虛構故事和人物，表現某種歷史環境和條件下的人生世相。

家史小說通常是反映家族之間的鬥爭，於恩怨情仇之歷史與現實的糾葛中展開故事。李銳在「洪範」出版的《舊址》純粹是對家族歷史的追尋，並揭示深藏於歷史之中的殘酷與慘烈。陳忠實的《白鹿

原》，講述渭河平原五十年變遷的歷史風雲，白鹿兩個家族爲了爭奪白鹿原的統治權明爭暗鬥，又引入國、共兩黨的歷史衝突。作者試圖在歷史文化和階級鬥爭的大背景上來揭示人性，並力圖在人性的多面性和豐富性的層面上折射出民族的文化蘊含。

一九九二年起，「留學生暨域外題材文學」成爲大陸出版界的熱點，周勵的《曼哈頓的中國女人》更搶盡鋒頭，不過台灣版似乎沒有引起太大的重視。賈平凹的《廢都》倒是引起台灣評論界的重視，這部小說以驚世駭俗的筆法，描寫當今時代文化和精神上面臨的嚴重危機，作者在某種程度上寫出了大陸知識分子頹敗的當代圖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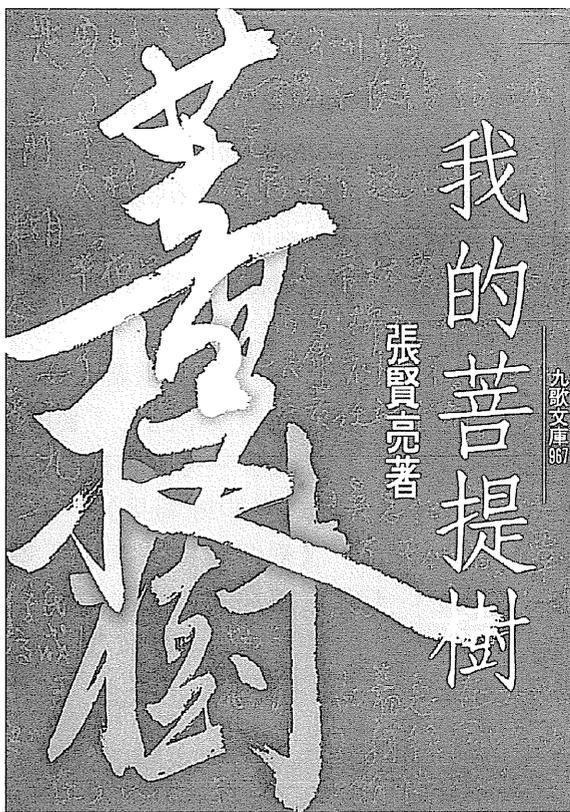
余秋雨的「文化散文熱」

繼阿城的文化小說之後，余秋雨的文化散文也深深擄獲了台灣讀者的心靈。由「爾雅」出版的散文集《文化苦旅》是作者一次生命的投入，也是一位現代知識分子精神苦旅的記錄。這部作品第一次確立了將人文山水作爲遊記的審美對象，在塑造山水自然的「文化形象」中，探尋中國文人艱辛跋涉的腳印，挖掘積澱千年的文化意義。由於作品受到熱烈的歡迎，余秋雨兩度應邀訪台，最近一次，停留月餘，演講二十場，掀起「余秋雨文化旋風」，其講稿並由「爾雅」結集爲《余秋雨台灣演講》出版。

大陸文學在台灣處境，除兩岸開放交流初期曾掀起一股「大陸小說熱」，近

年來由於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山居筆記》的暢銷，帶動了「文化散文熱」外，更多的時間是處於退潮的狀態下。在外國暢銷文學及本土文學昂首闊步於書市之際，大陸文學其實早已邊緣化、小衆化了。

一九九七年在台灣出版的大陸文學作品，數量不多，卻頗有些精品，如回族作家張承志的《心靈史》（風雲時代版）、張賢亮的《我的菩提樹》（九歌版）、蘇童的《天使的糧食》、余華的《許三觀賣血記》（麥田版）、韓少功的《馬橋詞典》（時報）、旅英作家虹影的《女子有行》、《饑餓的女兒》等。



張賢亮著《我的菩提樹》。

張賢亮《我的菩提樹》

一九五七年因發表長詩〈大風歌〉，張賢亮被錯劃為「右派分子」，從此展開長達二十二年的勞改生涯。一九七六年十月，重新執筆後，寫下不少膾炙人口的作品，如〈靈與肉〉（新地版）、〈肖爾布拉克〉、〈土牢情話〉（林白版）、《綠化樹》（新地版）、《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文經、遠景、躍昇）、《早安·朋友》、《男人的風格》（遠景）等。

《我的菩提樹》是張賢亮根據一九六年七月到同年年底寫於勞改隊的一本薄薄的日記演繹而成，採用的是記實手法，呈現出「歷史真實的沉重份量」。從這本書中，讀者不僅見到知識分子受到非人的整肅和摧殘，更匪夷所思的是，「在一種虛幻的理想的鼓舞下，億萬人都彷彿患上被虐狂症，以苦行僧的虔誠態度心甘情願地

忍受迫害者的折磨」。張賢亮以平靜又不失幽默的筆調，將這段親身經歷的特殊歷史文化現象描述出來，作為人類澄澈的借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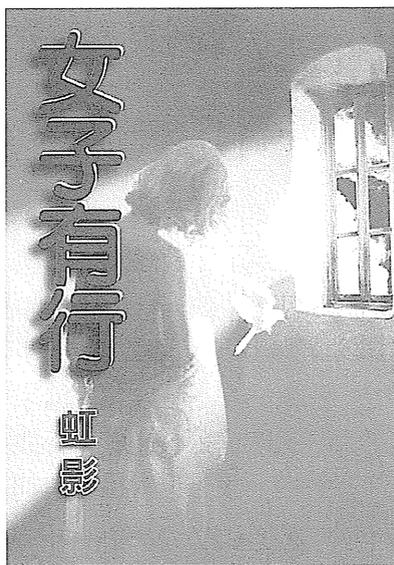
張承志《心靈史》

張承志的《心靈史》，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詩，第一次客觀地描述了「哲合忍耶」（阿拉伯語，中國回民中的一個派別，意思是「高聲讚頌」）備受迫害的歷史。這個教派誕生於乾隆年間，從一開始就倡導「人道、人性、人心」，被清政府視為異端並遭到滅絕的鎮壓。作者以哲合忍耶七代導師為線索，清晰地勾勒出此教派悲劇式精神性格的形成過程。

在這部作品裡，張承志不只是描寫自己的母親、信仰的宗教，他還描寫漸被世界冷落的理想、希望和追求。他更希望讀者理解作品所具有的「人、做人、人的際



張承志著《心靈史》。



虹影著《女子有約》。



虹影著《飢餓的女兒》。

遇、人的心靈世界和包圍人的社會、人性和人道」。他將這部書視為自己文學的最高峰，甚至考慮以它作為文學的句號。

虹影《女子有行》、《饑餓的女兒》

現居倫敦的虹影，一九八一年開始寫詩，著有詩集《天堂鳥》、《倫敦，危險的幽會》，一九八八年改寫小說。她的的小說寫作一開始就熱衷於探索那些「神奇而怪異的超現實經驗」，揭示某些「純粹而怪異的女性經驗和人性隱秘而複雜的內在世界」（陳曉明〈女性白日夢與歷史寓言——虹影的小說敘事〉）。這部花了三年時間完成的《女子有行》（爾雅版），虹影自認為是「文化幻想小說」，故事落在世界上三個著名城市，而文化或政治問題則無時無刻不廁身其間，她藉由「女性白日夢的全景式的表達」，反映了世紀末群體性瘋狂的處境，並深刻思考兩性關係歷史。在一九九七年，虹影又為台灣讀者出版了《飢餓的女兒》（爾雅版）、《風信子女郎》（三民版），前者是虹影的自傳，寫出艱辛苦難中人性的經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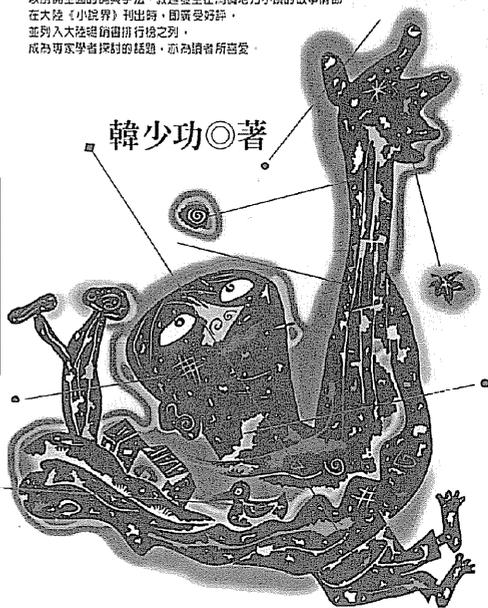
韓少功《馬橋詞典》

一九九六年大陸文壇最後一個熱點，是韓少功的長篇小說《馬橋詞典》（大陸「作家」版，台灣「時報」版）所引起的一系列爭論，並於翌年春天演變成作家狀告評論家，將文學論爭升級為法律之爭。唯恐天下不亂的出版社，在七月間推出《文人的斷橋——〈馬橋詞典〉訴訟紀實》

馬橋詞典

本書為作者發掘十年之小說新作，十足撼動人心，以別開生面的獨異手法，敘述發生在馬橋地萬小鎮的啟學情節。在大陸《小說界》刊出時，即廣受好評，並列入大陸絕倫圖書排行榜之列，成為專家學者探討的話題，亦為讀者所喜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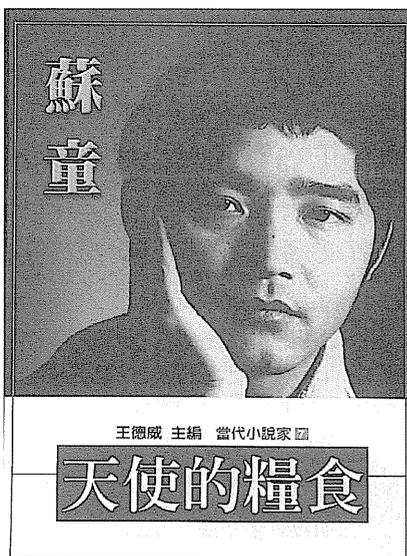
韓少功◎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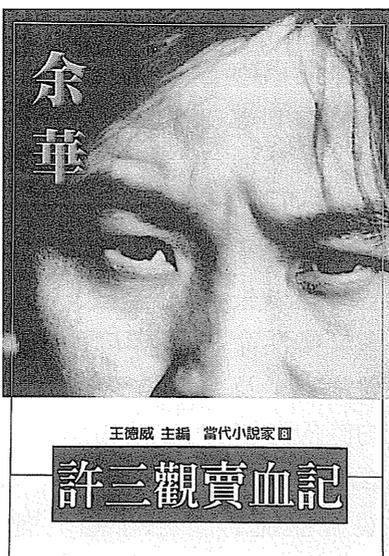
韓少功著《馬橋詞典》。

一書，稱此事件為「九七年文壇第一公案，最引人關注而又最無聊的景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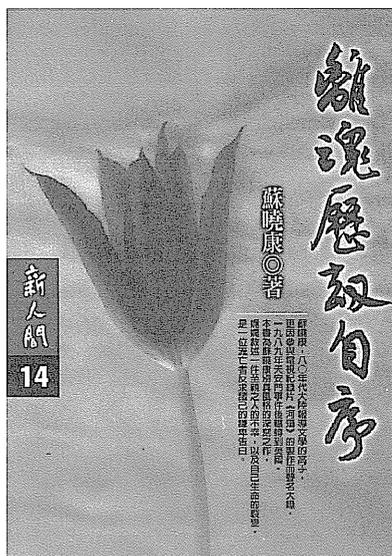
馬橋，是一個村子的名稱，據稱是早年屈原的流放地，也是韓少功知青時代的勞動場所。本書使用詞條的形式來展開小說內容，共收集一五〇個馬橋人日常使用的詞彙，給予獨特的注釋，講述馬橋的淵源及一連串的傳奇，讀者可從其中了解馬橋的文化生態及一系列的生活觀念。大陸青年評論家張新穎建議讀者不妨把《馬橋詞典》看成一部隱喻性的作品：它探討的是處於不利地位的語言和文化的問題，特別是這種語言文化的表述和被表述的問題，在世界文化環境中，中國有時就是馬



蘇童著《天使的糧食》。



余華著《許三觀賣血記》。



蘇曉康著《離魂歷劫自序》。

橋。台灣版《馬橋詞典》還同時榮獲中國時報「開卷」一九九七十大好書、一九九七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

蘇童《天使的糧食》

蘇童是一位說故事的好手，也是一位從不願意固定自己的作家，從一九八五年開始發表作品，在每一個時期，他以迥然不同的形象刺激讀者的閱讀習慣。王德威曾指出：「蘇童十年來的作品已建構（或虛構）出一個有關『南方』的民族誌學。這門學問小自城鄉志異，大至王朝秘辛；有古典家族的譜系，也有革命階級的傳記。」

蘇童迷戀書寫死亡，在作品中常浸透了濃厚的死亡意識和悲劇意識，收入麥田版的中短篇小說集《天使的糧食》，再度令人「見識」他是如何安排筆下角色的死

亡，如在死亡邊緣鋌而走險的少年（〈紙〉、〈犯罪現場〉），與失蹤緊密相連的死亡（〈紅桃日〉、〈園藝〉），唆使孫輩活埋自己的老者（〈告訴他們，我乘白鶴去了〉），在衆目睽睽之下，走向大海的流浪歌手（〈白沙〉）……等。有一種評論指出：蘇童寫生命的躁動，生命的扭曲，生命的萎謝的悲劇性存在過程，從而激起重塑民族靈魂的願望（吳義勤：〈蘇童小說的生命意義〉）。蘇童筆下的死亡能否成為延續生命的手段？在〈白沙〉的結尾，面對題名為〈海葬〉的那張攝影作品，作者說：「你不僅會想到死亡，也會想到新生」。這種「精神的永生」，或許是蘇童小說中一種所謂超越、昇華的生命意識。

余華《許三觀賣血記》

閱讀余華的長篇《許三觀賣血記》（麥

田版)，讓人聯想到他的另一部長篇《活著》。《活著》以連續性的死亡事件為內容，敘述舊社會敗家子福貴一生悲慘的遭遇，小說寫福貴親人的連續死亡，逼著他走向孑然一身的結局。《許三觀賣血記》講述的是一個不同的故事：許三觀一輩子靠著賣血度過難關。養活家人，他以失血，不斷喪失有價值的東西，來交換活命的本錢（尤其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及「文革」期間）。兩部小說敘事的深層結構有相似之處，「死亡事件的重複發生完成《活著》的敘事，在《許三觀賣血記》中，許三觀接二連三的賣血行為以主導動機的方式結構了整部小說。」（余弦：〈重複的詩學——評《許三觀賣血記》〉）許三觀重複的賣血事件，凸顯了無法直面的生存悲哀與殘酷；他對大兒子一樂的來歷耿耿於懷，使整部小說「浸淫在血親、血統的認證網絡裡」，中共「血統論」陰影隱然揮之不去。（見王德威：〈傷痕即景，暴力奇觀——余華的小說〉）

蘇曉康《離魂歷劫自序》

最後，不能不提蘇曉康的散文集《離魂歷劫自序》（時報版），這本書記錄了他們一家三口在九三年夏天在北美所遭遇的一場車禍，以及他的妻子傅莉重創後在醫療過程中的種種煎熬。這件偶然的意料，引領他們夫婦重訪那不堪聞問的往事，久已忘懷的記憶，由此，我們見到了「一位流亡者反求諸己的謙卑告白」。（王德威：〈此身雖在堪驚——讀《離魂歷劫自序》〉）同時，也從來自各地友人真誠的關

懷與付出中，見證了可貴的人情之美。

「余秋雨熱」在台灣蔓延

一九九七年初，誠品書店公布一九九六年最受讀者歡迎的前一百名暢銷書中，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山居筆記》、《文化苦旅》，分列四十三、四十六名。在他跨年度所作的二十場演講中，處處掀起難得一見的文化旋風，最後余秋雨乾脆將演講結集出版，以了卻讀者引頸的企盼。一月十四日，隱地在《聯合報·副刊》發表〈無邊的馳騁〉，副題為「話《文化苦旅》作者余秋雨談讀書」。二月出刊的《國文天地》一四一期，也即時刊登了鍾怡雯談余秋雨散文的敘事策略。《聯合文學》八月號，特別刊登兩篇新作。這一年，《國文天地》的「大陸焦點學人」專欄還介紹了楊義、徐曉鶴、樂黛雲、范伯群、周汝昌、謝冕、傅璇琮、郭延禮、鐘理群、陳思和等人。

大陸作家在各類文學獎中頗有斬獲

五月，是大陸兒童文學作家幸運的月份，住在昆明的吳然以散文集《我的小馬》（民生報社）獲第九屆楊喚兒童文學獎；住在上海的任溶溶則獲特殊貢獻獎，表彰他在兒童詩創作及翻譯的貢獻。第二十七次「好書大家讀」評選活動中，畢淑敏的《我從西藏高原來》、斑馬的《沒勁》（二書皆由民生報社出版），都脫穎而出。經常在各大報文學獎獲獎的大陸作家，一九九七年還是頗有斬獲，九月揭曉的第十九屆聯合報文學獎中，長篇小說獎評審獎由

雙胞胎姐妹李晶、李盈的《沉雪》獲得，作者以反諷筆法描述文革末期，知青在北大荒的集體生活；新詩獎第三名有兩位，由大陸旅美學人裘小龍的〈在異國的詩行（給光明）〉和湖南詩人匡國泰的〈看見——一山之旅回憶〉獲得。年底，一九九七「海峽兩岸中篇少年小說徵文」評選結果揭曉，十位得獎者中大部分為大陸作者。

知名報刊雜誌園地上的大陸耕耘者

這一年佔據《中國時報》、《聯合報》最多版面的大陸作家，是旅居美國的劉再復、蘇曉康、嚴歌苓、阿城等人。劉、蘇兩人在《中國時報》撰寫「三少四壯集」專欄；蘇曉康在《聯合報》闢有「沙灘集」專欄，也發表了幾篇有關王賡、林徽音、

賽珍珠、徐志摩的文章。嚴歌苓的長篇《人寰》，則以第二屆時報文學百萬小說獎入圍作品的身份，連載了五個多月。獲第十八屆聯合報文學獎中篇小說首獎作品，郭雪波的〈大漠魂〉，連載了五十三天。阿城輯集的〈爽——青春騷動長卷〉，在《中國時報》連載了十九天。其他常在兩報副刊出現的大陸作家還有：劉心武、白樺、余秋雨、舒婷、北島、韓少功等人，人數已大幅減少。在《聯合文學》發表作品的大陸作家也有減少的趨勢，文學創作除了余秋雨的散文，就只有舒婷的詩〈都市變奏〉，崔健的歌詞〈超越那一天〉，劉再復的〈創作二十年自述〉，還有朱雙一的〈青年姚一葦——鮮為人知的早年創作〉等。